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十二回 老狐精挑燈論法 癡道士感月傷懷

千般算計心如渴，不是姻緣總迂闊。無心栽柳柳成蔭，著意栽花花不活。

話說蛋子和尚與聖姑姑認做前世的骨肉，何等荒唐！老嫗嫗與女陪堂偏認做真事，回去報與楊春夫妻知道。他夫婦也只說奇異而已，並不疑其妄也。向來聖姑姑在淨室中，原是一個獨住。因這幾日啟建道場，楊奶奶撥幾個丫鬟養娘，到彼答應。蛋子和尚見左右有人，不敢細談，只問：「那梵字金經是甚樣體製，聖姑如何識得？」婆子自誇曾遇異人，受過一十六樣天書。龍章鳳篆，無有不識。那梵書出自天竺，是佛門中之一體。當先大藏真經都是梵書，陳玄奘與鳩摩羅什等譯過，換了唐字唐音，方有今本。至今名山古剎，還有梵本留傳在。蛋子和尚道：「劣弟也遇個異人，傳與二十四紙異樣文書。把與人看，一字不識。今帶得一紙在此，請聖姑姑看是甚樣說話？」婆子道：「願借一觀。」蛋子和尚預先抽出一幅另放著，當下在包裹中取出，展開放在桌上。婆子一見了大驚，假說道：「這又是海外異國字體，我也不識。」一眼目■著蛋子和尚。和尚會意，連忙收摺，依舊包過。

晚齋後，只見園公引著院子到來，氈包內取出新布直裰一件，新布袂被一條，道：「老爺聞得菩薩遇了前世的兄弟，也是奇緣。這兩件粗物，送與長老，權表薄意。明早自來相見。」婆子與和尚同聲稱謝。院子又吩咐園公教打掃前堂耳房內，與這長老做臥房。和尚將所送直裰、袂被和包裹，上一手抱著，取了棍棒，也隨著院子出來，就在耳房中安歇。心下想道：「那婆子目■愁我一眼，必有緣故。欲待等個更深，再闖入淨室去問他，又恐被服侍的人看見，不是個理。」左思右想，懷疑不決。看看黃昏以後，聽得遠遠石磬三聲，料是淨室中安置的常規了。步出耳房，悄悄的直到佛堂之中。只見冷冷清清一盞琉璃燈火，半明不滅。佛堂後一帶就是淨室，兩扇門兒緊緊閉著。側耳聽時，裏面並沒聲響，放心不下，徘徊了半個時辰，才轉步出來。只見佛堂中燈火，暗而復明，聖姑姑倒在外面走動，叫聲：「賢弟那裏去來？」蛋子和尚吃了一驚，想著這婆子果非常人。拱手答應道：「正來尋聖姑姑請教。」婆子道：「方才所言二十四紙，都借一觀。」蛋子和尚不敢隱瞞：「其實都在此。」婆子道：「此乃九天秘法，雷文雲篆，賢弟從那裏得來？」蛋子和尚見他說著了，便將白雲洞三番求道之事，及夢中神語的事敘過。婆子又將夢會則天皇后一段說話述了。合掌曰：「謝天謝地！遇蛋而明，今日方得明白也，此書非賢弟不能取，非我不能識。彼此各無隱蔽，同修至道，以應奇徵。」當時取下琉璃燈火放在地上。蛋子和尚在耳房中，抱進包裹，就蒲團上打開，取出天書二十四紙，遞與婆子。兩個席地而坐，婆子從頭至尾，揭了一遍，道：「此書名如意寶冊，乃七十二地煞變法。還有三十六天罡變，如何不取將來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兩壁都曾摹過，只左壁一十三張紙，半字全無。」婆子嘆道：「緣也！命也！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天罡與地煞，有何分別？」婆子道：「天陽，地陰；天虛，地實；天尊，地卑；天簡，地煩。地煞法成，但能役使一切有情有形之物，只儘著人世間的變化，終未免為天數所囿。若天罡法成，神遊天府，名壓仙班，雖上帝亦不得而制之矣！」蛋子和尚道：「一般能驅神役鬼麼？」婆子道：「神鬼亦有情之物，如何不能！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天罡想亦只如此。聖姑既未經目，何以知其勝於地煞也？」婆子道：「天能包地，地不能包天。據今第十六條為壺天法，壺中之天，非天上之天，此不過遁甲縮地之意。第七十二條為地仙法，而不曰天仙，而曰地仙，以此度之，其不如天罡明矣。雖如此說，神通亦非小可。你我今日得遇，乃非常之福！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地煞變化，這二十四紙已完全否？」婆子道：「完全了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後面尚有一段字，未曾摹得，又不知何法？」婆子道：「正語已完，餘亦不必問之矣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前面有許多大字，何也？」婆子道：「此乃七十二法作用之符，非字也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符內先有數十行字，又不在七十二條數內，何也？」婆子道：「凡修鍊此法，必先立壇召將，此乃總要之語。」蛋子和尚自來做夢，到此方才大醒。不覺下跪磕頭道：「劣弟若不遇聖姑指教，枉費三番辛苦，如璞不知雕，蚌不知剖。何所用之哉？今日千萬挈帶同行修鍊則個。」婆子雙手扶起道：「此自然之理，何用叮嚀！但修鍊之事，說時只一句，做時不容易。第一要擇地。地須極寬敞，又極幽僻，雞犬不聞，人跡罕到，方能秘密。使神鬼往來而無礙。第二要聚財。如修鍊之時，經年累月，供給須是完備。這還是小可，其合用東西，如五金百貨，諸品藥料，各項傢伙，必須無物不備，臨時便於取用也。費得若干錢物，非千金不可。第三要齊心。假如兩人同去學道，其心不齊，一人中道而廢，那一人也做不得事了。」蛋子和尚聽說，流淚起來道：「我千般辛苦，弄得天書到手，萬分僥倖。求得聖姑見面，不指望做天仙，便做一日地仙，死也晦目。據聖姑說起，第三件齊心，不難。第一件擇地，或入深山窮谷，還有幽僻之所。則這第二件聚財，不做官、不做盜，這千金從何而來？多管又是個畫餅充飢，望梅止渴了！」婆子道：「且莫慌，俗語雲：一客不煩二主。等這裏做過圓滿功德，少不得這個東道，仍要在楊巡檢身上設處。」蛋子和尚合掌禮道：「全仗聖姑提挈！」直起腰來，早已不見了那婆子。蛋子和尚把眼睛一擦，四圍價看道：「莫不做夢麼？」又到淨室門首看時，寂然如故。想起許多說話，一句句有條有理，方省得婆子原有術法。他要攝去這二十四張天書，獨擅其美，亦有何難，明明收放我處，所以安我之心，聖姑真異人，不可及也。

當下將天書收拾，依舊包好，仍入包裹。就把琉璃燈就扯起高掛，提了包裹，復身往耳房內安歇去訖。有詩為證：

琉璃一盞光不滅，蒲團細論神仙訣。

千金仍欲費東家，法成不把東家挈。

到天明，楊巡檢親到西園，請蛋子和尚相見。問其來歷，稱讚了幾句。便同他到淨室中；見了聖姑姑，謝他七日說法念佛之勞。因說各處齋僧，總來尚不滿四千之數，不知何日圓滿？婆子道：「老檀越發心之頃，便是圓滿。只將萬僧齋員■親之費，派在各庵院去，便了卻老檀越的心願。明日修齋吉日，這裏只管做回向功德。」楊巡檢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一應齋醮文疏，已曾吩咐觀音庵中預備。令弟長老，必然道行清高，就相煩主行則個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小僧年幼，只可隨班效勞而已。」婆子道：「貧道受貴府之恩，無可報答。到明日還要請普賢祖師降臨道場，與老檀越夫婦祈福。」卻說楊巡檢自初見聖姑姑時，聞得奶奶說了普賢菩薩出現，便想慕一見。也曾幾次對聖姑姑說，只是口中答應，不能如意。今番聽說降臨賜福，喜自天來。便道：「我楊春若得瞻禮菩薩寶相，足滿平生矣！」當時忙差隨身的家人，到西門外觀音庵中吩咐來日回向，只請六眾長老。楊巡檢起身去後，當晚觀音庵裏，將辦下文疏、樂器、傢伙預先教道人送至。其佛像園中自有，不消請得。聖姑姑只說要室中清淨，方好屈菩薩來會，將幾個服侍的丫鬟養娘，都打發回去了。

來日黎明時分，觀音庵中請到六眾長老與蛋子和尚相見，共是七眾。一齊擊鼓鳴鑼，誦經宣號，一依功德常規，不必細說。楊巡檢也早到，穿起大衣服拜佛。楊奶奶病體新愈，聞說菩薩降臨，也要瞻禮。勉強乘個小轎，親到園中來拈香。看見淨室緊閉，已知就裏，不去纏擾。楊巡檢便叫老嫗嫗等送奶奶往書房中靜坐，自己往來觀看。眼巴巴的只等普賢菩薩下降，便請奶奶一同瞻禮。眾僧們共行了三次香，赴過兩遍齋，看看日光西墜，燭燼香灰，並不見一毫消息。瞧那淨室卻緊緊的閉著雙門，聽裏面時，絕無動靜。楊奶奶等得不耐煩，只雖是好佛，捱了一日，自覺身上困倦，只得先回。楊春吩咐添香換燭，重複穿著了襪頭圓領，向佛前再三叩首，通陳哀懇。眾僧見主家如此，一個也無敢懈怠。直亂到三更，連楊巡檢也道是不能夠了，便教將文疏紙札燒化，打點辭佛散場。

眾人正在庭中化紙，只見一陣風來，將火來將紙帶火捲入空中。楊巡檢和眾人抬頭觀看，火光散去，化為五色祥雲，雲上現出一位菩薩，金珠纓絡，寶相莊嚴，端坐在一個白象身上。楊巡檢倒吃了一驚，一字也通陳不出，忙忙的倒身下拜。蛋子和尚也認做真了，隨著眾僧磕頭不已。其餘走使答應之人，無一個敢不跪拜的。那菩薩也不開口，冉冉而行，逕到淨室中墜下而去。此時是八月十九日，月光尚盛，看見分明。楊巡檢想道：「菩薩今夜必然與聖姑姑敘話，我等凡人，決不敢亂入淨室中求見，只這雲端出現，也是非常之喜。」眾僧都道：「全是老爺貴府平昔好善，所以感動了世尊，挈帶小僧們也得瞻仰一番，實乃三生有幸。」楊巡

檢謙遜一回，又在佛前叩首作謝，別眾人上馬先回。眾僧到前堂吃齋，方散了香火，便收拾傢伙回庵去訖。蛋子和尚依舊在耳房安歇。

第二日侵早，蛋子和尚答拜楊巡檢，楊巡檢留坐吃茶，稱謝昨日有勞，就提起菩薩現身之事，道：「下官回家與拙荊說了，拙荊自恨無緣，身子不健，不能久待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今早蒙聖姑吩咐，要得煩奶奶到園中一會，有話商議。」楊巡檢道：「下官正要來見聖姑，問其夜來菩薩相會之事。既如此，下官不去了。長老到在寒舍素齋，等拙荊去聖姑處領教，卻不好？且屈長老東廳寬坐一時，下官就來相陪。」說罷，起身入內，對奶奶說知了。奶奶欣然收拾，丫鬟伏侍上轎而去。蛋子和尚本不戒葷酒，因見連日楊巡檢一門奉齋，只得假說吃素。這日在東廳，楊巡檢陪著素飯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楊奶奶來到西園，逕入淨室。算來與聖姑姑有兩個月不曾會面了，這番相見，加倍歡喜。寒溫也敘了好多時。楊奶奶道：「夜來蒙聖姑請到菩薩真身。弟子無緣，不得參謁，深為懊悔！」婆子道：「普賢祖師說奶奶已曾會過了一次。」楊奶奶道：「是去年五月中，未曾會聖姑的時節。」婆子道：「祖師說你夫妻兩口，原是金童玉女降生。只因佛會上，兩個把幡幢相擊戲耍，謫下塵寰，配合為夫婦。因是好處出身，所以今生好道。若修行完滿，仍得超昇。貧道欲就本處，建個普賢佛院，鑄成金身供養，貧道常住看經念佛，保佑你夫妻拔宅飛昇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楊奶奶道：「多感聖姑美意。寒舍東莊倒有塊空閒山地，約有四五十畝。舊時原有尼庵，多年廢了。只是興工鑄像，要費許多錢糧，寒家就竭力佈施，恐不夠用。」聖姑姑道：「不費貴府一分錢鈔。貧道有個兒子，叫做左黜，現在劍門山關王廟中出家做道士。他從幼傳得丹法，善能點白為黃。只不曾遇著個有福之人，所以不敢輕試。這個福，不是尋常之福，乃是仙福。假如點就黃金，上等者，將來打做飲食的器用，令人顏色不老，百病消除，頭頂上有靈光發現，久之便能升舉。下等者，將來倒換與人，還有利十倍。貴府只出些本錢，待貧道母子點化黃金來用，興造贏餘，還要添些利錢納還。若多點得些，把來佈施貧人也好。昨貧道已將此事過問祖師，祖師連稱善哉！善哉！無量功德。你若無此仙福，祖師亦必不輕許。但此事全秘密，倘或洩漏，事既難成，反為不美。」楊奶奶道：「容弟子與拙夫商議奉復。」楊奶奶歸家對丈夫說了。楊巡檢五臟六腑，向來已被聖姑姑攪渾，見了這假菩薩，一發死心塌地。便要他割下頭來，哄他說不痛的，他也就割一刀了。況且點化乃仙家常事，豈有不信！

當時出廳，在蛋子和尚面前應承過了，教他先去回話。自己乘馬到東莊去看了一回。逕往西園見聖姑姑，問其點金建院之事。婆子道：「別的不難。只要一所淨房，在曠野去處，雞犬不聞，人跡罕至的，在內作用方妙。」楊巡檢道：「弟子適到敝莊看了，地面儘寬，足可啟建道院。如今緊要一所淨室，除非就在敝莊住下。這莊房去處，相傳原是唐朝郭令公的別業，還存得有幾根古柏，房子也有三十四間，儘著聖姑揀中意的幾間，關斷了就是。莊僕們自在外邊一帶，與裏頭絕不相干。吩咐了他，自然不放人來混擾。」婆子道：「待等小兒左黜到日，同往擇便而用就是。」楊巡檢道：「令郎在何處？星夜差人接取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兒子一隻腿有病，諱名叫癩兒。在劍門山，離此頗遠。他行走不便，須要個腳力。還有一件，那關王廟中，全靠小兒一個有些道術，撐持房頭。若聽說貴府接他到此，眾道士決意不肯放的。只老身親筆寫個字去，吩咐管家如此如此，小兒脫身方快。」楊巡檢大喜道：「有煩聖姑姑快寫書信，只明早便差人送去。一路腳力不打緊，有錢可以僱得。」兩下別了。聖姑姑慌忙寫書封固，叫蛋子和尚送到楊巡檢處。楊巡檢喚個慣打差的楊興到來，將聖姑姑這封家書細細吩咐了他的說話。限他明日便要起身。與他二十多兩銀子作盤纏，叫他一路僱馬與左法師乘坐，小心服侍，早去早回。

楊興領了家主之命，連夜收拾。老婆見了一大包銀子，抵死纏住，要他做件新布衫，買支翠花。楊興被纏不過，只得拈一二塊與他，約有五六錢重。到明早往解庫中贖取自己衣服被窩等件。人都知道他匆匆遠行，又聞得盤纏付得有餘，有些零星欠帳，都來取付。也只得還他，又去了幾兩銀子。只恐使用不來，路上咬薑呷醋，件件省縮。一去一回，還想落得些兒，拐在腰裏做私房。這也是人之常情，不在話下。有詩為證：

燒丹情願費資財，只等功成脫九陔。

遙望天涯左癩子，不知何日拐將來。

話說關王廟道士賈清風，自從去年二月中與媚兒分別之後，眠思夢想，如醉如呆。每日向癩子討信，問道幾時轉回。癩子只有應他道：「進過香便回。」以後只管多問，一日常兩三度。癩子也不耐煩了，發個喉急道：「師父你也好笑！我與你同在這裏，那個是順風耳，千里眼，曉得他方外郡的事。兩隻腳生在他們肚子底下，要緊要慢由得他，終不然，我把個細麻繩兒牽得他來的。道他是乾娘乾妹，偏我嫡親的心上不牽掛。就是你朝暮問他，他那裏也不知道，可不枉了！」賈道士心緒不樂，又被他數落一場，又沒得回答他。念他是媚兒的瓜葛，又不敢十分衝撞，只得忍耐。過了幾日，三不知又問起來，癩子竟不答應，好生沒趣。看看半年十個月，毫無音信，賈道士心中委決不下。待說來時，去了許多時，也該轉了。待說不來，他一親兒在此，難道老婆子的肚裏也全不掛念。私下各處去問卜打卦，也有說來的，也有說不來的，也有說行人遲慢的，也有說得快，約時約日的。說得賈道士心上喜一回，愁一回，望一回，想一回，猜一回，恨一回。有一班輕薄子弟聞得這樁故事，製就幾篇小詞兒，唱得有趣：

去年瞥見多嬌面，勾去魂靈呀，勾去魂靈。

覷定花容不轉睛，喜殺人，愛殺人。忙獻慇懃呀，忙獻慇懃。

新樓不許凡人寓，特借多情呀，特借多情。

朝暮響咱管承，放寬心，慢登程。且待天晴呀，且待天晴。

乾娘認了為兄妹，添分親情呀，添分親情。

日漸相知事可成。他有心，咱有心，不用冰人呀，不用冰人。

癩兒使去監工了，一半功程呀，一半功程。

只惱虔婆礙眼睛，眼中釘，厭殺人，不肯開身呀，不肯開身。

油綠梭布縫衣服，聊表微誠呀，聊表微誠。

只怕裁縫不稱心，哄娘親，自監臨。私下偷情呀，私下偷情。

忙來樓上把多嬌抱，一刻千金呀，一刻千金。

肯作成時快作成，且稍停，到黃昏。捉空應承呀，捉空應承。

隔牆有耳機關破，拆散張鶯呀，拆散張鶯。

明日多嬌又遠行，送出門，痛難禁。珠淚偷零呀，珠淚偷零。

燒香約定重來至，專盼回程呀，專盼回程。

等待來時續舊盟，感恩情，叫一聲，救苦天尊呀，救苦天尊。

清明別去重陽到，辜負光陰呀，辜負光陰。

燒香願了應轉程，小妖精，為何因，全沒風聲呀，全沒風聲。

此情難與別人道，只自酸辛呀，只自酸辛。

索性回咱個決絕音，罵一聲，放開心，也倒懽忻呀，也倒懽忻。

關王不管私情事，也去通陳呀！也去通陳。

暮想朝思為此人，說無憑，話無憑，全仗神靈呀，全仗神靈。

道人害了相思病，天下奇聞呀，天下奇聞。

妄想癡心欠婦人，沒正經，老腳根，難見天尊呀，難見天尊。

大凡不上手的私情有二等：一等郎才女貌，你貪我愛，傳書遞柬，千期萬約，中間有人隔礙，不能成就，花前互想，月下同憐，這謂之相思。一等或男欠著女，那一邊全不掛在心上；或女欠著男，這一邊男全不放在肚裏，一般情牽意亂，短歎長吁，卻是乾折了便宜，這謂之單思。今日媚兒的精靈，不知那裏去了。賈清風還眼盼盼的指望他來，重訂鴛鴦之約，滿語雲雨之歡。卻不是個單思！

這癡道士自犯了單思的病，百事無心。坐如睡，眠如醉，也不誦經，也不打醮。連每月初一、十五，關帝前香燭都不去看了。家中食用，到只憑乩道胡亂扯拽。乩道支持了幾日，做起喬家公來，與癡子漸漸有些口面不和。這癡道士也管不得了。一年之外，漸覺身痛、骨熱、肌瘦、面黃，弄成一個勞怯症候。原來這種症候不痛不癢，不死不生，最難過日子的。

涪江渡口有個淨真庵，那老尼是賈道士的親姑娘，聞知姪兒有病，特地來廟中看他，帶一個極醜的女香童來服侍。賈道士慾心如熾，又與他調戲，不幾日就括上了。姑娘知道大怒，罵了姪兒一頓。臨去時說，誓再不到廟中來了。

莫說癡道士害病，單表癡子。初時，道士奉承他好酒好食，吃得歡喜，以後漸漸懶散了。到得道士害了癆怯，一發沒人照應他。有些飲食時，先儘乩道背地裏受用。便有得到口，也是殘盤剩水，著實不敷。況且少一缺二，連癡子的衣服，也把幾件解了錢米，那個取贖。癡子見光景不好，也未免想起娘來。道：「娘阿！三口兒出門，只為我腳腿不便，權留在此。說過一有安身之處，便寄信來喚我。如今一年半了，不成你還在中途飄蕩？我這裏茶不茶、飯不飯，沒人疼痛，你那知道！我若是手脚便當的，跑出廟門，做個雲遊道士，也度了這張嘴。怎見得不上不下，進退兩難。正是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又道人心若比初相識，到底終無怨恨心。」

莫說癡子抱怨，再說楊興奉了主命，在路打扮做個官差下書的承局，夜宿曉行，不一日來到劍門山。取路竟投關王廟來，只推口渴，問廟裏討湯水吃。乩道先看見是個公差，怠慢不得的。賈道士又病倒了，慌忙舀了一碗米湯，將托盤盛了，叫小鬍鬚捧著，唆癡子出去陪侍。世間只有癡子最好記認，楊興一見便曉得了。癡子作過揖便問：「尊官何來？」楊興道：「是華州奉差來的。」癡子將米湯送上道：「荒山乏茶，怕不中吃。」楊興道：「救渴可矣！」小鬍鬚取碗進去。楊興便起身，癡子送出廟門。楊興道：「法師可姓左麼？」癡子道：「正是！」楊興道：「借一步說話。」癡子跟他立了廟門，約有百步之遠。楊興道：「小人是華州華陰縣楊巡檢老爺家差來。有令堂聖姑姑家書在此，叫法師星夜與小人同行，不可遲滯。」癡子接書拆開看時，原來又有四句詩。詩曰：

我在華陰楊府住，主人賢達真難遇。

要汝同修大道丹，火速登程莫回顧。

癡子認得婆子筆跡，喜出望外，卻待轉身收拾包裹。楊興道：「不消得！少甚東西，只問小人就是。就是便路上不甚整齊，到家中自有。」癡子道：「華州許多路，我行走不便。趕你不上，如何是好？」楊興道：「捱到劍門山，一路自有驛馬僱得，不煩尊步。」那癡子想起廟中，乩道可惡，賈清風又病倒了，也沒甚情意牽掛。若論初相會時，母子三人受他恩惠，今日母親書到，合該說知。只是一紙空書，又不曾寄得一物謝他，怎好提起，到不如不見為高。就有幾件冬夏衣服，只揀好的又在解庫中去了。那漢子口稱小人，一定家主吩咐他來應承我去，我又遲慢怎的。歎了口氣，便道：「既是母親教我火速登程，只今便走。恐家師們知道時，卻又耽誤。」當下楊興扶著癡子飛奔劍門山。一路或騾或馬，僱來與癡子乘坐。楊興是慣走路的，急行急隨，緩行緩隨。望華州道路而進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乩道，這一日不見癡子進來吃飯，心裏怪異。等到晚間，也不見歸來，只得報與賈道士知道。賈道士問道：「幾時去的？」乩道道：「早間有簡尺的到來討湯水吃，他送出門，就不曾見他回轉來。」賈道士道：「那承局，是那裏來的？」小鬍鬚在旁答應道：「是我將盤托子送米湯出來，聽得說一句，像是華州來的。」賈道士聽得華州二字，癡心復起，便道：「華陰正是西嶽華山所在。乾娘和妹子正在那裏進香，如何不對我說，問個信兒！」乩道笑道：「華州是大州大府，須不是三家村、獨腳鎮。兩個婦人去朝山進香，那承局那裏便睬他來！」

賈道士病中容易焦躁，便罵道：「狗弟子孩兒！你曉得什麼。常言道兩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他母女現在華陰縣進香，你道承局不能會面，這癡子在劍門山僻去處，如何卻與承局相會了？現今這癡子跟著承局一路去，必是有甚信音到來，或是他母子在這裏近去喚他，或是另在一所反來接那癡子去，都不見得。你自不用心盤問，到說這沒氣力的話，卻不是放屁！」慌得小鬍鬚先跑出房去了。乩道見他發惡，故意道：「師父說的是，待明日去尋那承局質問他便知。」賈道士道：「上門時閉著鳥嘴不問，如今去了，又那裏尋他？」乩道道：「師父說的人生何處不相逢。」賈道士見他還話，氣得面皮紫漲，在床上豎起頭來，要扯乩道來打，忽然發個頭暈，依舊跌倒。乩道口中唧唧嘈嘈的，走了出去，倒在外邊罵小鬍鬚多嘴饒舌，打了他幾個栗暴。小鬍鬚勞勞叨叨哭一個不住。賈道士聽得十分惱怒，只恨頭昏體弱，爬走不動。

到黃昏時，燈火也不點來了。其時九月十八日，月起得快，賈道士含著一口氣，吟清清的躺在床上，看見月上窗櫺，萬種思量，千般傷感。不知此一時，媚兒妹子在於何處，只有這輪明月照見他亮亮的在那裏，怎的嫦娥方便寄我個信兒。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見小鬍鬚跑來報導：「癡師回來了，和乾娘三口兒在門外。」賈道士聽得這句，把勃勃的氣變作一天歡喜，忙教請進。自己要掙扎下床，終覺頭重腳輕，又復睡下。只聽得口■工口■工的說話響，三口兒走進房來，婆子問起了病起的緣由，安慰了幾句言語，忙忙的出外道：「待老身收拾行李停當，再來敘話。」癡子也跑出去了。只留胡媚兒笑嘻嘻的坐在床沿上來，說道：「哥哥別來多時，不道有此貴恙。」賈道士見四下無人，訴出衷腸道：「這病是因賢妹而起，今得見賢妹，死亦無恨。」便把手去勾那媚兒的頸，媚兒低頭下去，做了個嘴。賈道士已醒，原來是個夢。張開眼看，寂寂空房，惟有半窗月魄，涼氣襲人。賈道士滿目淒涼，嘆了一口氣，不覺淚如雨下。正是：

尋常一樣窗前月，偏照愁人愁轉添。